



中國歷史叢書

何炳松主編

王鍾麒編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歷史叢書

何炳松主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王鍾麒編

統一與八王之亂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歷史叢書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此書有著作權必印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王鍾麒

主編者 何炳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hinese Historical Series
THE UNIFICATION OF CHIN DYNASTY AND
THE REBELLION OF EIGHT PRINCES

BY WANG CHUNG CHI
EDITED BY PING-SONG HO, M. A.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Sept., 1931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目次

一	司馬氏之代魏開晉·····	一
二	孫皓之立與羊陸之交·····	五
三	羊陸之歿與定計伐吳·····	一〇
四	分道平吳與晉室統一·····	一六
五	孫皓入洛與渾濬爭功·····	二四
六	廣封宗親與撤廢州郡武備·····	二九
七	相猜之漸與惠帝之嗣·····	三四
八	八王大亂之序幕——賈后之初縱·····	四四
九	賈后之極恣與汝南楚王之先覆·····	五三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二

- 十 賈后之廢死與趙王之篡立……………六五
- 十一 趙王之廢死與齊王之繼起……………七四
- 十二 齊王之覆滅與成都長沙之代興……………八三
- 十三 成都河間之合兵與長沙之見殺……………八九
- 十四 成都河間之迭霸與東海之挺起……………九六
- 十五 八王大亂之終結——東海之獨占與成都河間之就夷……………一〇五

目次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一 司馬氏之代魏開晉

司馬氏世專魏政，剷除異己。及昭廢弒帝髦，迎立帝奐，魏之爲魏，殆等贅旒。故自景元改朔，卽進位相國，錫封晉公，增采十郡，寵以九錫。雖作態固辭，夫人而知其迴翔待時矣。咸熙元年（二六四），昭以蜀漢夷滅，進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其秋七月，昭奏以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尙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於是魏廷大臣悉收爲黨羽，一切設施不啻爲新朝預立開國之規模耳。冬十月，魏帝以昭子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二年（二六五）夏五月，魏命昭服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中領軍、衛將軍官。蓋至是而

漢末魏初之景象一一復現於政治舞臺矣。

是年秋八月辛卯，昭死。太子炎嗣相國晉王位。九月壬午，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鎮南將軍王沉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尙書令，光祿大夫皆開府。冬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魏帝不得已，託言曆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於炎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於陶唐，亦以命於有夏。惟三后陟配於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於漢。火德旣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於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承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炎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

是日，燔柴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

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所。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大有造於魏也。誕維四方，罔不祇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於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卽洛陽宮，升太極前殿受賀。詔曰：『昔朕皇祖宣王（懿）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師）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於皇考文王（昭）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於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於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於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之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泰

始。是爲晉武帝。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

丁卯，遣太僕劉原告於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於鄴宮；魏氏諸王皆爲縣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宮曰崇化。以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爲車騎將軍，魯公；尙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勗爲濟北公；太保鄭沖爲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爲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爲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沉爲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菑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曆」爲「太始曆」。於是效法魏文，彌自矜持，儼然又啓一朝之制作矣。

本章參考：

晉書卷二太祖文帝紀。

同書卷三世祖武帝紀。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魏紀元皇帝下至卷七十九 晉紀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二 孫皓之立與羊陸之交

晉既代魏，南方之吳猶擁揚、荆、交、廣之域，以與中原爭衡。蜀漢與國雖失，固仍保持南北對抗之局也。初，吳永安七年（魏咸熙元年，蜀漢炎興二年，西元二六四年）秋七月，吳景帝（休）殂，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故太子和子烏程侯皓相善，彧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孫策）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遂說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皓，改元元興。皓之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好酒色，多忌諱，於是大小失望矣。始皓聽西陵督步闡之請，徙都武昌，既又還居建業，奢侈無度，淫昏日甚，雖有陸凱、陸抗先後匡翼，終莫得而挽救之焉。

晉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西元二六九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是年，吳左丞相陸凱卒，吳主皓以入倖臣何定之譖，竟徙凱家於建安。翌年夏四月，吳大司馬施續卒，吳主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倖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建衡三年（晉泰始七年，西元二七一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作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

軍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晉見吳主西上，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止。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兒子暨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晉帝方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枅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枅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乃爲鐵鎖橫江斷路。時晉泰始八年，吳鳳凰元年（西元二七二年）也。

是年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降晉。冬十月，陸抗聞闡叛，急遣將軍左奔、吾彥等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抗敕西陵諸軍築巖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十一月，楊肇至西陵，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十二月，遂破走肇衆，祜等皆引軍還。抗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晉坐貶羊祜平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取天下。劉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吳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

「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晉邊。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之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本章參考：

三國志卷四十八（吳志三）孫皓傳。

同書卷五十八（吳志十三）陸遜傳（子抗）。

晉書卷三世祖武帝紀。

二 孫皓之立與羊陸之交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十

同書卷三十四羊祜傳。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晉紀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三 羊陸之歿與定計伐吳

吳鳳凰二年（晉泰始九年，西元二七三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明年秋七月，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闌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衆息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

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晉咸寧二年（吳天璽元年，西元二七六年）冬十月，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昭）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平南將軍胡奮）豫州（豫州刺史王戎）直指夏口，徐、揚（時爲王渾所統）青、兗（時爲琅邪王伋所統）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

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時有鮮卑樹機能之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吳天紀元年，西元二七七年）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使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治。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間，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翌年